

非藏書

圖

考卷之四十

學校考

太學

宋鄱陽

馬

特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

天馭

應房

較刊

淺草文庫

漢書門
二五六八
一〇八
五架
一〇〇冊
類號函架冊

東序養庶老於西序般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

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

或上西或上東或貴在國或貴在郊上庠右學太學也在西郊

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東序東膠亦太學在國中

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于西郊

國老謂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謂士及庶人在官者養國老

老者為小學

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般學也類宮周學

也庠之為言詳也於以考禮詳事魯謂之米廩虞帝上孝令藏

道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於此

祭之類之為言班也於此班政教也

崇禎三年重刊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

校序庠皆鄉學學國也共之無異名也

禮書曰四代之學虞則上庠下庠夏則東序西序商則右學左學周則東膠虞庠而周則又有辟廱成均瞽宗之名則上庠東序右學東膠大學也故國老於之養焉下庠西序左學虞庠小學也故庶老於之養焉記曰天子設四學蓋周之制也周之辟廱即成均也東膠即東序也瞽宗即右學也蓋以其明之以法和之以道則曰辟廱鄭氏釋王也辟廱也所以明和天下毛氏釋詩謂水旋丘如壁以節觀者故曰辟廱孔穎達曰禮注解其義詩注解其形以其成其虧均其過不及則曰成均以習射事則曰序以糾德行則曰膠以樂祖在焉則曰瞽宗以居右焉則曰右學蓋周之學成均居中其左東序其右瞽宗此大學也虞庠在國之西郊小學也記曰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焉卒事遂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又曰食三老五

之德夫六禮記則成均也命有司行事祭先師焉即祀先賢於西學也祀先賢於西學則祭於瞽宗也司率寧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即養國老於東膠也養國老於東膠即祀三老五更於大學也然則商之右學則周謂之西學亦謂之瞽宗夏之東序在周謂之東膠亦謂之太學蓋下學上東而下西商學下右而上左周之所存特其上者耳則右學東序蓋與成均並建於一丘之上而已由是觀之成均領學政右學祀學祖東序養老更有學東序不特存其制而已又因其所上之方而位之也夫諸侯之學小學在內大學在外故玉制言小學則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以其選士由內以升於外然後達於京故也天子之學小學居外大學居內故文王世子言凡語于郊然

後於成均取爵於上尊以其選士由外以升於內然後達
於朝故也江陵項氏松滋縣學記曰學制之可見於書者
自五帝始其名曰成均說者曰以成性也然則有民斯可
教有教斯可學自開闢則旣然矣有虞氏始即學以藏案
而命之曰庠文曰米廩則自其孝養之心發之也夏后氏
以射造士如行董夔相之所言而命之曰序則以檢其行
也商人以樂造士如夔與大司樂所言而命之曰學文曰
瞽宗則以成其德也學之音則校校之義則教也蓋致於
商人先王之所以教者備矣周人脩而兼用之內即近郊
並建四學虞庠在其北夏序在其東商校在西當代之學
居中南面而三學環之命之曰膠又曰辟雍郊言其地壁
言其象皆古人假借字也其外亦以四學之制參而行之
凡侯國皆立當代之學而揔其制曰泮宮凡鄉皆立虞庠

凡州皆立夏序凡黨皆立商校於是四代之學達於天下
夫人而習聞之故今百家所記參錯不同者無他皆卽周
制雜指而互言之

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
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
肖以綈惡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教訓
命鄉簡不率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
齒大司徒率國之俊士與執事焉朝猶會也此庠謂鄉學也鄉謂飲酒也將習禮以化之
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率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率教
者移之右如初禮中平考校而又不變則使轉徙其居也不變移之郊如初禮郊
外不變移之遂遠郊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命鄉
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移居於司徒也秀上鄉大司徒論選
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夫所考有德行道藝者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

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

不征不給其繇役造成也能習禮則為成士正義云此繇役者

供學及司徒細碎之繇後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即詩書禮樂順先王詩書禮樂以

造士春秋教之以禮樂冬夏教之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

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後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將出

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

于王

此所簡者謂王太子三后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大胥小胥皆樂官屬也出學謂九年大成學止也

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亦習禮以化之不變王親臨重

棄賢者子孫此習禮皆於大學也

不變王三日不舉去食屏之遠方西方曰棘

東方曰寄

棘逼也逼寄於夷戎不屏於南此謂其太遠終身不齒

禮書曰鄉簡不率教者至于四不變然後屏之小樂正簡

國子之不帥教止于二不變則屏之者先王以匹庶之家

為易治膏梁之性為難化以其易治故鄉遂之所考常在

三年大比之時以其難化故國子之出學常在九年大成

之後三年而考故必在於四不變然後屏之九年而

雖二不變屏之可也古之學政其輕者有黜撻其重者不

過屏斥而已若夫萬民之不服教其附于刑者歸于士

又曰秀於一鄉者謂之秀士中於所選謂之選士俊士以

其德之敏也造士以其材之成也進士以其將進而用之

也選士升於司徒而不征於鄉俊士升於學而不征於司

徒俊士亦謂之造士蓋學至於此皆成德敏非可一名命

之也傳曰十人曰選百人曰俊此論其大致然也古之六

卿其分職也未嘗不通其聯事也未嘗不分司徒掌邦教

司馬掌邦政未嘗不分也有發則司徒教士以車甲升造

士則司馬辯論官材未嘗不通也周官大司馬之屬司士

曰以德詔爵此司馬辯論官材之謂也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移名於司馬進

士可進受爵祿也司馬辯論官材辯其論官其材觀其所長也論進士之賢者以告

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師氏掌以媿詔王媿音美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教之使識

禮者失失禮者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

保民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均調

師主調其音大司樂主受此成事以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

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祭於學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學士謂卿大夫諸子學舞者版

大司馬掌此籍以待當召聚學舞者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

文王世子凡學教也世子及學士必時學士謂司徒論後春

夏學于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干戈萬舞象武也用動靜

之時以屬通職小樂正學于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四人皆

政數國子小舞大胥所掌見上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疏

曰此經雖多有諸侯之禮故謂之大樂正也小舞即年

唯有時教之舞其舞師承者南南夷之樂行掌以大樂之

或諸侯之禮或異代之法胥鼓南會正舞位旌人教夷樂則以

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與

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序誦謂歌樂也弦謂以絲播詩陽

治定與也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學正詔之於

東序也射義曰古者於旅也疏曰合語謂合會義理而

於殷之學功成治定與也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學正詔之於

東序也又王制云養老於東序是周之小學為虞庠也大樂正

學舞于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學以三者之義也戚斧

等篇章之數為之講說使知義理大司成論說在東序課其

義之深淺才能優劣此云樂正司業父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
師司成則大司成司徒之屬師氏也
 近間三席可以問以制廣三尺三寸三分則是所謂經丈也
 終則負墻鄒就後列事未盡不問錯尊者之

樂書曰王制之教造士春秋以禮樂冬夏以詩書文王世
 子之教世子春夏以干戈秋冬以羽籥者升於學者之造
 士則其才向於有成其教之也易故先其難者而以詩書
 後於禮樂貴驕之世子則其性誘於外物其教之也難故
 先其易者而以干戈羽籥後於禮樂詩書周官師氏教國
 子在司徒教民之後記言教國之子弟在鄉遂之後其教
 之難易蓋可見矣然王制主於教造士而王太子王子群
 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亦預焉文王世子主於教
 世子而國之學士亦及焉特其所主者異教之所施有先
 後爾

片語於郊者語謂論說於郊學疏曰郊西郊也周禮虞庠必

取賢歛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大學正論造士之

進上謂曲藝皆誓之曲藝小技能誓謹以待又語又語為後復

口如春狗秋時也三而一有焉三說之中有一善則取乃進其

等進於眾學以其序又以其謂之郊人遠之侯事官之缺者以

俊選日郊人賤技藝疏謂於成均以及取於上尊也天子

尚書太傅使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

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故入

小學知父子之道長幼之序入大學知君臣之義上下之位故

為君則君為臣則臣為父則父為子則子

程子曰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之可教者

聚之不肖者復之農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

然後士農判古之學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真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自善其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

朱子大學章句序曰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

按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大戴禮保傅傳及白虎通之說十三年入小學二十八入大學尚書大傳之說在朱

二子從保傅白虎通 又按注云十五年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者謂諸子姓既成者至十五入小學其早成者十八入大學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傳若宿於外學書計者謂公卿已下教子於家也今以諸書所載及此注詳之則保傅及白虎通所言八歲入小學者乃天子世子之禮所謂小學則在師氏虎門之左大學則在王宮之東亦皆天子之學也尚書大傳所言十三年入小學乃公卿大夫元士適子之禮蓋公卿已下之子弟年方童幼未應便入天子之學所以十年出就外傳且學於家熟直至十五方令入師氏所掌虎門小學而天子則別無私學所以世子八歲便入小學歟

三制天子曰辟雍所以明和也

詩靈臺虞業維所以明和天下維鑄於論鼓鐘於樂辟雍於論鼓鐘於

示辟雍鼙鼓逢逢矇矇奏公植者曰虞橫者曰拘崇大柷也柷

也言得其倫理木旋丘如陸曰辟雍以節觀者逢

朱子曰王制論學曰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說者以爲

辟雍大射行禮之處也木旋丘如壁以節觀者泮宮

射之宮也其水半之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故

詩曰振鷺于泮于彼西雝說者以雝爲澤蓋即旋丘

泮而其學即所謂泮宮也蓋古人之學與今日不同孟

子所謂序者射也則學蓋有以射為主者矣蘇氏引莊周

言文王有辟雍之樂遂以辟雍亦爲樂名而曰古人以學

教習子則未知學以樂而得名歟樂以學而得名歟則是

又以爲習樂之所也張子亦曰辟雍古無此名其制蓋始

於此故周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樂而諸侯不得立焉記

所謂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者蓋射以擇

士云耳

東萊呂氏曰或疑是詩叙臺池苑囿與民同樂胡爲以辟

雍學校勦入之彼蓋未嘗深考三代人君與士大夫甚親

游宴之誓御征行之扈衛無往而不與髦俊俱焉樂正司

業父師司成則樂者固學士之所常隸也夫豈有二事哉

文王有聲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張氏曰靈臺辟雍文王之學也辟雍之在鎬京者武王之

學也辟雍至此始爲天子之學

江陵項氏枝江縣新學記曰古者周天子之廢與也不但

天子諸侯之國自二十五家以上則有學焉學莫尚於斯

矣方是時建官三百六十以張備法而紀衆民視其中無

一事無法者而獨於建學無制則其吏非應文也無一民

無養者而獨無粟士之廩則其士非爲養也而上下顧交

趨之如裘葛飲食然則必有不可捨焉者矣天子之學謂之辟雍班朝布令享帝右祖則以為明堂同律候氣治曆考詳則以為靈臺諸侯之學謂之泮宮大師旅則將士會焉大獄訟則吏民期焉大祭祀則始祖享焉蓋其制皆於國之勝地披水築宮為一大有司國有大事則以禮屬百官羣吏下民而講行之無事則國之耆老子弟游焉以論鼓鍾而修孝弟其地尊其禮大三百六十官皆不得治其事意者三公之老而致仕者掌之謂之鄉老二鄉而公一人則六鄉蓋三公矣故曰三公在朝三老在學公與老皆無職於六官學序庠塾皆無制於六典古之言道者固如是也嗚呼此意深矣

漢興高帝尚有干戈平定四海未遑庠序之事至武帝始興太

學

徐氏曰按三輔黃圖太學在長安西北七里有市有獄

董仲舒對策曰養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

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謂舉國良人

是王道徃徃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

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後武帝立學校之官

皆自仲舒發之

元朔五年置博士弟子員 前此博士雖各以經授徒而無考

察試用之法至是官始為置弟子員即武帝所謂興太學也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後名見至於廣勵學官之路未嘗不感書

而歎也曰嗟乎周室衰而關雎作詩也幽厲微而禮樂壞諸

侯恣行政由強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

書修起禮樂世以渾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君無所遇

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

藝文六書

禮記卷四

九

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傳鄉相小者及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于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特獨文侯好學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誣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季世焚詩書坑儒士六藝從此缺矣陳涉起匹夫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搢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卽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

講習太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於是喟然嘆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遑暇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卽位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自孔子後公孫弘始以儒者得政天下學士靡然嚮風矣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益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著居室之大倫是時論學者尚知本如此今禮廢樂崩朕甚閔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此武帝制也而其建請之議條畫之目則公孫丞相實發之

謹與太常臧博士平也臧孔臧平博士士之長也博士太常之屬等議曰聞三代之



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以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理崇化屬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舊官為博士舊授徒之黌舍也至是官置為博士官置弟子員來者既眾故因舊黌舍而興修之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此太常所補也詔書既曰崇鄉里之化則太常所補弟子不過取諸闕中而已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此郡國所擇也自好文學已下條曰甚詳而太常弟子止取儀狀端正者蓋太常天子近臣常以儒宗為一歲皆輒試太常所補郡國所擇之任其選擇不必立法也一歲皆輒試雖有兩途至於受業一年而後試則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為太常掌故考察無二法也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為太常掌故應郡曰掌故六百石吏主故事按博士秩其高第可以為郎此六百不應掌故秩反過之蓋應郡之誤

中者太常籍奏即中宿衛之臣其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非也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諸不稱者謂太常之謬選博士臣謹按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名布論下欲為學者開入仕之路故以宣布詔書為名與三代賓賔之意異矣此俗儒之所喜而高士所不屑也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內史大行卒史左內史後為左馮翊右內史後為京兆尹右扶風大行後為大鴻臚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掌故尊於文學掌故即前所二千石屬即左右內史大行卒史也大行中文學掌故補郡屬文學掌故即博士弟子通一藝備員故彼善於此者以充數請著功令功令新立此條請以著於功令他如律令舊律令

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彬彬多文學之士矣公卿

學之士而治效反少於前日此太史公所歎也

先公曰按漢書此條有博士弟子通一藝以上者補文學

掌故缺又有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者補卒史恐是兩樣人

温公通鑑析為二端東萊大事記殊未明武帝崇儒興學

只是好名當時文學布在州郡極留滯故弘請選用之為

學官而復補卒史及郡屬備貪意輕可知

竊詳此段自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下至請諸能稱是指白

身受業而通一藝者自是有秩比二百石至補郡屬備貪

是指以仕受業而通一藝者然白身通藝者可以為郎中

則其官反高郎中秩比三百石已仕通藝者只可為左右內史太

守卒史則其位及卑秩比百石殊不可曉考訂精詳者必

能知之按西漢公卿百官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秦焚詩

書獨存博士官所職者則猶令其司經籍然既曰通古今

則上必有所師承下必有所傳授故其徒實繁秦雖存其

官而甚惡其徒常設法誅滅之始皇使御史案問諸生傳

相告引至殺四百六十餘人又令冬種瓜驪山實生命博

士諸生就視為伏機殺七百餘人二世時又以陳勝起召

博士諸生議坐以非所宜言者又數十人然則秦之於博

士弟子非惟不能考察試用之蓋惟恐其不漸盡泯沒矣

叔孫通面諛脫虎口而逃亡孔甲持禮器發憤而事陳涉

有以也哉

儒林傳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

師古曰射策者謂為問難擬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置為

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而釋

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射也

按此卽後世糊名之意但糊名則是隱舉人之名以防
囑託徇私此則似是隱問難之條以防假手宿構其欲
示公一也

張湯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

按湯本傳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傳古義乃請博士
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湯雖文深意思不專平然
得此聲譽而深刻吏多爲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承
相弘數稱其美夫尚書春秋所言豈有舞文巧詆慘酷
深刻如湯之爲乎今以上向文學而令博士弟子以其
所學附會緣飾之則所謂廷尉卒史者往往皆曲學阿
世如公孫丞相之流耳狄山以博士稍持正論抗湯則
觸禍機矣賈山所謂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
此語當爲武帝發孝文則未嘗壞天下士也

昭帝孝賢良大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

宣帝末增倍之

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爲設員千人
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

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
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

先公曰西漢博士隸太常有功隸宗伯之意州有博
士郡有文學掾五經之師儒官之官長吏辟置布列郡國
亦有黨庠遂序之意然有二失鄉里學校人不升於大學
而補弟子員者自一項人好文學敬長上儀狀端正公卿弟子不養於
太學而任子盡隸光祿勳自有四科考試殊塗異方下之
心術分裂不一上之考察馳騫不精

哀帝時置博士弟子父母死子寧三年

謂處家持喪服

按學校禮義之地博士弟子公卿之儲則親喪而予寧持爪且也然漢時居官者實未嘗行喪禮薛宣後母死弟修去官持服宣謂修三年喪少能行者由是兄弟不和翟方進母死既葬三十六日起視事自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注即文帝遺詔所言也宣方進皆為相封侯猶不能捨去祿位躬行三年之喪而乃欲立此法以律從學干祿之仕乎

陽朔二年詔曰古之立太學將以傳先王之業流化於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否則學者無述焉為下所輕非所以尊道德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丞相御史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觀

平帝時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為負常負

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二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為學者築舍萬區班固儒林傳贊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寔盛枝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利祿之路然

辟雍 武帝封泰山還登明堂兒寬上書曰聞者聖統廢絕陛下發憤祖立明堂辟雍

河間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注三雍明堂辟雍靈臺也

成帝時雋為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遜之容以風化天下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議會同病卒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案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遭成帝崩群臣引以定諡及王莽為宰衡欲耀衆庶遂興辟雍因以篡位

按據此說則辟雍王莽時方立之武帝置博士弟子員
不過令其異學而擇其通藝上第者擢用之未嘗築宮
以居之也然考兒寬所言與河間獻王對三雍宮之事
則似已立於武帝之時何也蓋古者以堂辟雍共為一
所蔡邕明堂論曰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
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
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木園如壁則
曰辟雍異名而同事武帝時封泰山濟南人公玉帶上
黃帝時明堂圖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
水園宮垣為復道上有樓從西北入名曰崑崙天子從
之以入拜祀上帝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
修封時以祠太一五帝蓋兒寬時為御史大夫從祠東
封還登明堂上壽所言如此則所指者疑此明堂耳意

河間獻王所對之地亦是其處非養士之辟雍也

班固漢書

武帝贊有興太學之說然董仲舒傳只言後武帝至成
立學校之官皆自仲舒發之明元未嘗有庠序也至成
帝時劉向所言則專為庠序而設然班固禮樂志言世
祖受命中興乃立明堂辟雍顯宗即位躬行其禮宗祀
光武皇帝于明堂養三老五更於辟雍威儀既盛美矣
然德化未流洽者禮樂未興羣下無所從說而庠序尚
未設之故也則知東都亦未嘗以辟雍為庠序然世祖
建武五年已立大學而固之時尚言庠序未設何耶當
考

又按徐天麟西漢會要言三輔黃圖漢辟雍在長安西
北七里恐卽王莽所立又言太學亦在長安西北七里
有市有獄豈卽辟雍耶或別一所耶

鮑宣得罪下獄傳
士弟子王咸舉婦

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集此下諸生會者
十餘人此亦西都已立太學之一證當考

西漢以博士入官

賈誼吳公薦為博士

董仲舒

疏廣

薛廣德

彭宣

貢禹

韋賢

夏侯勝

轅固

后蒼

韓嬰

胡毋生

嚴彭祖

江公

以太常掌故入官

晁錯以文學克

以博士弟子入官

息夫躬

兒寬

終軍

朱雲

眭弘明經

蕭望之射策甲科

匡衡射策甲科

馬宮射策甲科

翟方進射策甲科

何武射策甲科

王嘉射策甲科

施讐

房鳳射策甲科

召信臣射策甲科

世祖建武五年十月營起太學車駕幸太學賜博士弟子各有

洛陽記太學在洛陽城南開陽內外去宮八里講堂長

廣二丈堂前石經四部服方領習知法者委它乎其中

光武中興先訪儒雅四方學士雲會京師於是立五經博士各

以其家法教授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

十四博士謂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

魯韓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大僕朱泚以國不設與宜廣博士

之選乃上書曰夫太學禮義之宮教化所由興博士之官為天

下宗師使孔聖之言傳而不絕舊章實謂博士必廣求詳選

爰自畿夏延及四方伏聞詔書西試五人唯取見在洛陽城

者臣恐自今以往將有所失求之密邇或末盡而四方之

學無所勸樂凡策試之本貴得其真非有期會不及遠方也

是諸所召試皆私自發遣非有傷費煩擾於事也語曰中國

夫禮末之於野臣得幸得與請罪議故敢越職帝然之

東漢之制太常卿每選試博士表其能否 建武中太常選

試博士四人陳元為第一張元舉孝廉為郎會顏氏博士缺

元策試第一拜為博士 蔡茂試博士對策陳灾異以高等

擢拜議郎 楊仁舉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經中博士仁自以

年末五十年不應舊科上府遜選漢官儀博士限年五十以上

按西京博士但以名流為之無選試之法中興以來始

試而後用蓋既欲其為人之師範則不容不先試其能

否也

博士舉狀曰生事愛敬喪沒如禮通易尚書孝經論語兼綜

載籍窮微闡奧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瘡痼疾三十六

歲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賜行應四科經任博士下言某官

不與妖惡交通

十九年車駕幸太學令諸博士論難於前桓榮被服儒衣温恭

有醞籍辨明經義每以禮遜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及特

加賞賜又詔諸生雅吹擊鼓盡日乃罷

中元元年初營明堂辟雍重臺未用事

明帝永平二年臨辟雍行大射禮

光武始見三癘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

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群后登靈臺以望雲

物祖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

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人圍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

計其後復為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上校舍搜選高能以受

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

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

蔡邕明堂論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

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其正中焉皆曰大廟謹承天隨時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稚之學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以制度生者乘其能而至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爲大教之官而四學具焉官司備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萬象翼之教之所由生專受作之所自來明一統也故言明堂事之大義之深也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圓如璧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春秋因魯取宋之

賂則顯之太廟以明聖王建清廟明堂之義經曰取郕鼎于宋納于太廟傳曰非禮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昭其儉也夫德儉而有度升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戒懼而不敢易紀律所以大明教也以周清廟論曰魯太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也禮記檀弓曰王齋禘於清廟明堂也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曰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爲有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於太廟以天子禮樂升歌清廟下管象舞所以異魯於天下取周清廟之歌歌於魯太廟明堂魯之廟猶周清廟也皆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

子孫者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在中央曰太學天子之所自學也禮記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園見九侯門子日側出西園視五園之事日闔出北園視帝節猶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闔王居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南門稱門西門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知掌教國子與易傳保傅王居明堂之禮參相發明為四學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與秩節祭先師先聖焉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

先老遂設三老七位焉春夏學于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凡祭與養老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詔學在東序東序東之堂也學者詔焉故鄭太學仲夏之月今祀百辟卿士之有德於民者禮記太學志曰禮士大夫學于聖人善人祭于明堂其無位者祭于太學禮記昭穆篇曰祀先賢于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即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明堂辟雍之內月令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日辰飲下十二宮象日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名曰辟雍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及舍奠於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王伐殷為俘馘于京太室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京鎬京也太室辟雍之中明堂太室也與諸侯泮

百俱獻馘焉即王制所謂以馘告者也禮記曰祀乎明
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于
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
乎者則曰明堂行悌者則曰太學故孝經合以為一義而
稱鎬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辟雍太學事道合
之義也其制度數各有所法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
屋圓屋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
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圖蓋方載六九之道
也八闔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辰三十六
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
開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
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亦應三統
四鄉五色者象其行外廣二十四丈應一歲二十四氣也

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

按如蔡邕之論則古者明堂辟雍一學太廟合為一所
以朝以祭以教以饗以射皆於其地東漢時辟雍以為
天子養老大射行禮之所太學以為博士弟子授業之
所析為二處與古異要之大學與辟雍固不可析為二
處養老大射其與傳道授業亦豈二事哉

班固辟雍詩迺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蒞止造舟為梁皤皤
國老乃父乃兄抑抑威儀孝友光明

致堂胡氏曰明帝幸辟雍遣使者安車迎三老立更於太
學詳此禮則知東京太學與辟雍相去亦非近地蓋漢世
辟雍不為養士之所顯宗以迎老更而至焉非此時也則
皤皤之設遂虛之耶商周在先代之學故記言養國老於
某庠養庶老於某序且食三老五更於太學矣不應以為

未足又建辟雍也

末平九年為四姓小侯開立學校置五經師四姓為外戚樊氏

子弟以非列侯故曰小侯

安帝元初六年鄧太后召和帝弟濟北河間王子男女年五

歲以上四十餘人又鄧氏近親子孫三十餘人並為開邸第

教學經書躬自監試尚幼者使置師保朝夕入宮撫循諄導

恩愛甚渥

肅宗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及罷帝親臨

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為通義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

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為博士為講郎給事

近署所以網羅逸軼博存眾家

和帝永元十二年賜博士員弟子在太學者布人三匹

司徒徐防上疏以為漢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之科以勸

勉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臣以為博士

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為

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代者皆正以為

非上從之

和帝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時樊準

徐防並陳敦學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人於是制詔公卿妙

柬其選三署郎能通經術者皆得察舉

順帝永建六年繕太學更開拓房室

將作大匠翟酺言孝文皇帝始置一經博士武帝大合天下

之書而孝宣論六經於石渠學者滋盛弟子萬數光武初興

愍其荒廢起太學博士舍內外講堂諸生橫巷為海內所集

明帝時辟廡始成欲毀太學太尉趙熹以為太學辟廡皆宜

兼存故並傳至今而頃者頽廢至於園採芻牧之處宜更修

繕誘進後學帝從之學者為酺立碑銘於學

陽嘉元年以太學新成試明經下第者補弟子增甲乙科員各十人除郡國耆儒九十人補郎舍人左雄又奏召海內名儒為博士使公卿子弟為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

前漢成帝末歲課甲科四十人乙科二十人今各增十人則甲科五十人乙科三十人并丙科二十人為一百人

自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頽弊順帝感翟酺之言更修黌舍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

質帝本初元年令郡國學明經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詣太學自大將軍至六百石皆遣子受業歲滿課試以高第五人補郎

中次五人太子舍人又千石六百石四府掾屬三署郎四姓小侯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其高第者上名牒以次賞進

梁太后詔令大將軍以下悉遣子入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以此為常漢官儀曰春三月秋九月習自是游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踈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益衰矣

相帝延熹五年太學西門自壞襄楷上疏曰太學天子教化之宮其門無故自壞者言文德將喪教化廢也

時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譏汝南南陽又有畫諾坐嘯之謠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為之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又渤海公族進階公侯姓也名進階扶風魏齊卿並危言深論不慕豪強自公卿以下莫不

畏其貶議屢履到門定脩乃上書誣告詹等養太學游士交
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天子
震怒下郡國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收執詹等辭所連
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書名三府禁錮終身自是正直廢放
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徒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士為之稱
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曰八顧曰八及曰八廚猶古之八元
八愷也

東坡蘇氏南安軍之學記曰學莫盛於東漢士數萬人噓
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節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其
取士議政可謂近古然卒為黨錮之禍何也曰此王政也
王者不作士自以其私意行之於下其禍敗固宜

建和初詔諸學生言十六以上比郡國明經試次第上名高第
十五人上第十六人為中郎第十七人為太子舍人下第十七
人為王家郎

永壽二年詔復試諸生補郎舍人其後復制學生滿二歲試
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其不能通二經者須後試復隨輩試之
通二經者亦得為文學掌故其已為文學掌故者滿二歲試能
通三經者擢其高第為太子舍人其不得第者後試復隨輩試
第後高者亦得為太子舍人已為太子舍人滿二歲試能通四
經者推其高第為郎中其不得第者後試復隨輩試第復高者
亦得為郎中滿二歲試能通五經者推其高第補吏隨才而用
其不得第者後試復隨輩試第後高者亦得補吏

其後綱紀隳紊凡所選用莫非情故乃立三五法

詳見舉官門

靈帝熹平五年試大學生年六十以上百餘人除郎中太子舍
人至王家郎郡國文學史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諸
博士試甲乙科等第高下更相告訟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漆

書經字以合其私文嘉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

石碑為古文篆隸二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古文謂孔子

秦始皇程選所作隸書亦程

鴻都門學初靈帝好學自造皇毅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為

文賦者本頗以經術相招後諸為尺牘及玉書鳥篆者皆加引

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執之徒並待

制鴻都門下喜陳方俗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蔡

邕上封事言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學孝廉又

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

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康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

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張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教化

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

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

仲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

收改但守奉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會

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

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為致遠則泥君

子故當志其大者光和元年遂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

弟子象其諸生皆勅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

為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為列焉後又詔

中尚方為鴻都文學梁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像立贊以勸學

者尚書楊球奏曰臣聞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按

松覽等皆出於微篋斗筲小人依憑世戚附託權豪俛眉承睫

微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

有筆不點牘辭不辯心假手請字妖偽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蟬

蛻滓濁是以有識掩口天下嗟嘆臣聞圖象之設以昭勸戒欲

崇禎三年重刊

令人君動鑿得失未聞孺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也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消天下之謗書奏不省

先公曰鴻都門漢官門也太子保之廢來歷與九卿朝臣俱詣鴻都門證太子無過卽其所也太學公學也鴻都學私學也學乃天下公而以爲人主私可乎是以士君子之欲與爲列者則以爲恥公卿州郡之舉辟也必勅書強之人心之公豈可誣也雖然有所由然也在昔明帝之朝幸辟雍辨說講白虎觀稱制臨決也先儒戴氏論曰天下是非析於理不析於勢君子論學無庸於挾貴爲也天子之尊羣臣承望不及是是非豈能盡斷於天下之理乎明章皆崇儒重道之君也尊禮師傅是正經義豈不盡善盡美哉明帝臨幸辟雍自爲辨說已失人君之體矣章帝患

五經同異博集諸儒會議白虎觀天子稱制臨決去聖久遠六經殘闕諸儒論難前後異說而欲以天子之尊臨定是非於一言之間難矣哉鴻都之興蔡邕言之以爲章帝白虎釋義其事優大彼靈帝之童心稚識何足語此愚謂啓帝之私心者往往自白虎觀之稱制臨決始

按靈帝之鴻都門學卽西都孝武時待詔金馬門之比也然武帝時雖文學如司馬遷相如枚皇東方朔董亦俱以俳優畜之固未嘗任以要職而靈帝時鴻都門學之士至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耻與爲列則其人品可知然當太學諸生三萬餘人其持危言覈論以激濁揚清自負者誅戮禁錮殆靡子遺而其在學授業者至爭第更相告訟無復廉耻且當時在吐路者上自公卿下至孝廉茂材皆西園諧價獻修宮錢之人矣於鴻都

學士乎何誅

獻帝初平四年九月試儒生四十餘人上第卽位郎中次太子舍人下第者罷之

詔曰孔子歎學之不講不講則所識日忘今者儒年踰六十去離本土營不糧資不得事業結童入學白首空歸長安農

野永絕榮望朕甚憫焉其依科罷者聽爲太子舍人時長安

謚曰頭白皎然食不充糧裹衣寒裳當還故鄉聖主愍念悉用補郎舍是布衣被服玄裳

十月太學行禮車駕幸永福城門臨觀其儀賜博士以下各有差

先公曰試士科選也觀禮文字也天下承平行之可也是時姦兇亂朝殺戮宰輔諸侯據地戕虐王臣盜賊未平道路不通國家岌岌有形亡之危而獻帝方爲此舉何其不知務漢祚至此時已如日薄桑榆如人迫耄荒乃不自哀

而哀者儒之不過耶

東漢以博士入官

蔡茂

承宮

郎顛

曹褒

盧植

戴憑

歐陽歙

牟長

楊倫

魏應

漢惠 煇 煇 煇
 蔡茂 承宮 承宮 承宮
 東葉以軒士人官
 而京書...

文獻通考卷之四十一

宋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 天馭 應房 校刊

學校考 大學

魏志王肅傳自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懷苟且紀綱既衰儒道尤甚至黃初元年之後新主乃復始掃除太學之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備博士之員錄依漢甲乙以考課申告州郡有欲學者皆遣詣太學太學始開有弟子數百人至太和青龍中中外多事人懷避就雖性非解學多求詣太學太學諸生有千數而諸博士率皆龕踈無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無能習學冬來春去歲歲如是又雖有精者而臺閣舉格太高加不念統其大義而問字指墨法點注之問百人同試度者未十是以志學之士遂復陵遲而來求者虛者各競逐也正始中

有詔議園丘普延學士時郎官及司徒領吏二萬餘人雖復分
 布見在京師者尚且萬人而應書與議者略無幾人又是時朝
 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多皆相從飽食
 而退嗟夫學業沈隕乃至於此是以區區私心常貴乎數公者
 各處荒亂之際而能守志彌篤者也數人謂董過賈洪邯鄲淳
 薛貞隄韓蘇林樂詳等七
 人為黃初五年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穀梁博士時
 慕學者始詣太學為門人滿二歲試通一經者稱弟子不通一
 經者罷遣選舉補官並如
 後漢建和之制

明帝太和二年詔申勅郡國貢士以經學為先

四年詔曰世之質文隨教而變兵亂以來經學廢絕後生進趣
 不由典謨豈訓導未洽將進用者不以德顯乎其郎吏學通一
 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
 皆罷退之

齊王正始中劉勸上言黃初以來崇立太學一十餘年而成者
 蓋寡由博士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子孫耻非其倫故學者雖有
 其名而無其實雖設其教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行為人表
 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孫年從十
 五皆入太學明制黜陟陳榮辱之路

明時高柔上疏曰今博士皆經明行修一國清選而使遷
 除限不過長懼非所以崇顯儒術帥勵怠墮也宜隨學行優
 劣待以不次之位敦崇道教以勸學者於化為弘

按兩漢博士皆名儒而由博士入官者多至公卿今觀
 劉勸高柔所言則知魏時博士之遴選既不精而博士
 之遷陞亦復有限矣

吳主孫休末壽元年立學制曰古者建國教學為先所以遵
 理為時養器也宜按舊制置學官立五經博士覈取應選加

其寵祿見吏之中及將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業一歲課
試差其品第加以位賞使見之者樂其榮聞之者羨其禮以
惇王化以正風俗

晉武帝初太學生三千人 太始八年有司奏太學生七千餘
人才任四品聽留詔曰已試經者留之大臣子弟堪受教者令
入學其餘遣還郡國

咸寧二年起國子學

法周禮國之貴游子弟
國子受教於師者也

惠帝元康元年以人多猥雜欲辨其涇渭於是制立學官第五
品以上得入國學

東晉元帝時太常賀循言尚書被符經置博士一人又多故歷
紀儒道荒廢學者能兼明經義者少且春秋三傳俱出聖人而
義歸不同自前代通儒未有能通得失兼而學之者也况今學
義甚類不可令一人總之今宜周禮儀禮二經置博士二人春

秋三傳置三人其餘則經置一人合八人太常車胤上言按二
漢舊事博士之職唯舉明經之士選轉各以本資初無定班
及中朝多以舊中常行儒學最優者領之職雖不同漢氏盡於
儒士之用其揆一也今博士八人愚謂宜依魏氏故事擇朝臣
一人經學最優者不繫立之高下常以領之每舉太常共研厥
中其餘七人自依常銓選大興初欲修立學校唯周易王氏尚
書鄭氏古文孔氏毛詩周官禮記論語孝經鄭氏春秋左傳杜
氏服氏各置博士一人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博
士

太常荀崧上疏曰昔武皇帝崇儒術以賈馬鄭杜伏孔王何
之徒章句傳注衆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二十州之中師徒
相傳學士如林猶選張華劉元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伏聞
節省之制皆三分置一博士舊員十有九人准古計今猶未

中羊九人以外猶宜增置周禮左氏公羊穀梁春秋臣以爲
宜各置一人以傳其學遇王敦難不行

征南軍司戴覲止言喪亂以來庠序隳廢議者或謂平世尚
文遭亂尚武此言似之而實不然夫儒道深奧不可倉卒而
成比天下平泰然後修之則廢墜已久矣又貴游之子未必
有斬將塞旗之才從軍征戍之役不及盛年使之講肄道義
良可惜也世道久喪禮俗日弊如火之消膏吳之覺也今王
業肇建萬物權輿宜篤道崇儒以勵風化從之

成帝咸康三年國子祭酒袁瓌太常馮懷以江左浸安請興學
校帝從之乃立太學徵生徒而士大夫習尚老莊儒術終不振
致堂胡氏曰東晉請建學校者惟戴覲與袁馮三君子懇
懇言之而終不能立清談之俗還孔孟之教任是責者其
庾亮乎

先公曰是時趙亦下書令郡國立五經博士初勒置大小
博士至是復置國子博士南北之學並興而江左式微中
原喪亂則自若也

孝武太元初於中堂立行大學于時無復國子生置太學生六

十人國子生權銓大臣子孫六十人其國子生見祭酒

經一卷以自穆帝至孝武並以中堂爲大學

太元九年尚書謝石請興復國學以訓胄子頒下州郡普修鄉
校帝納其言明年選公卿二千石子弟生增造廟房屋百五十
五間而品課無章君子耻與其列國子祭酒殷茂上言臣聞舊
制國學生皆取冠族華胄比列皇儲而中混雜蘭艾遂令人情
耻之詔雖褒納竟不施行

秦王堅臨太學考學生經義上第擢敘者八十三人又作教
武堂於渭城命太學生明陰陽兵法者教授諸將○陽平公

融坐擅起學舍爲有司所糾高泰謂王猛曰昔魯僖公以泮宮發頌齊宣王以稷下垂聲今陽平公開建學宮追蹤齊魯不聞明詔褒美乃更煩有司舉劾乎乃止○自永嘉之亂庠序無聞及堅之僭頗留心儒學

宋武帝詔有司立學未就而崩

文帝元嘉二十年立國學二十七年廢

帝雅好藝文使丹陽尹廬江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叅軍謝元立文學散騎常侍雷次宗立儒學爲四學

司馬氏曰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然則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餘事至於老莊虛無固非所以爲教也夫學者所以求道天下無二道安有四學哉

齊高帝建和四年詔立國學以張緒爲祭酒置學生百五十人取王公以下子孫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家上都二千里爲限帝崩乃以國諱廢學

先公曰齊高即位之初求直口崔祖思以爲人不學則不知道此逆亂之所由生宜開文武二學使人依方習業優殊者待以不次此國學之所以置歟南史儒林傳叙言國學時或建置而勸課未博建之不能十年取文具而已宋齊一也張緒見謂風流在清間寡欲之目以爲有正始之風善清言而已師道不止於清言然當時以爲極選矣是春置學秋以國哀罷置不及咸江右之學校如此

武帝末明三年詔立學初宋太宗宣聰明觀以集學士亦謂之東觀上以國學旣立省聰明觀召公卿以下子弟置生二百二十人其年秋中悉集

時王儉領國子祭酒詔於儉宅開學士館以聰明四部書克之又詔儉以家為府自宋世祖好文士大夫悉以文章相尚無以專經為業者儉少好禮樂及春秋言論造次必於儒者由是衣冠翕然更尚儒術儉十日一還學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劔衛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髮冠補晉朝野慕之相與倣倣儉以辭相令國子生單衣角巾執經代手版東昏侯末元初詔依末明舊事廢學時有司奏國學太學兩存焉

國子助教曹思文上表曰今制書始下而廢學先聞將恐觀國之光者有所缺也若以國謀官廢昔晉武立學爰洎建元百餘年中未嘗暫廢其間豈無國謀末明以德太子故廢斯非古典今之國學即古之太學天子入國學以行禮也太子入國學以齒讓也太學之與國學斯是晉代殊其士庶異其

貴賤耳然貴賤士庶皆須教國學太學兩存之可也

梁武帝天監四年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又置胄子律博士

五年置集雅館以招遠學又詔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年在從師者皆入學幸國子學策試胄子賜訓授之司各有差

致堂胡氏曰史稱武帝雅好儒術至是置五經博士開館宇招後進四館所養士踰千人射策通明者除吏又修孔子廟以示尊師他日又幸國子監親臨講肄且令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年可從師者皆入學可謂勤矣然儒風不振人才不出何也帝心尚佛自天監改元即不肉食此躬行也故特以美行興學養士故人不從其令而從其意意乃身率令乃文具其後綱維不立人紀胥廢國破身陷為萬世笑蓋始於此人主心術所尚可不慎哉

陳天嘉以後稍置學官雖博延生徒成業蓋寡其所采掇蓋亦

梁之遺儒

後魏道武帝初定中原始於平城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餘人天興二年增國子太學生員三千人

帝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對曰書籍帝曰書籍凡有幾何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以來世有滋益以至千今不可勝計苟人主所好何憂不集珪從之命都縣大索書籍送平城 又命集博士儒生比衆經文字義類相從者凡四萬餘字號曰衆文經

明年時改國子為中書學立教授博士

太武始光三年別立太學於城東後徵盧玄高允等令州郡各舉才學於是人多砥礪儒術轉興

孝文大和中改中書為國子又開皇子之學建明堂辟廡及遷都洛陽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又詔求天下遺書秘閣所無有

者皆用者加以厚賞

宣武時復詔營國學樹小學於四門大選儒生以為小學博

員四十人雖學宇未立而經術彌顯時天下承平學業大盛故燕齊趙魏之間橫經著錄不可勝數大者千餘人小者猶數百州舉茂異郡舉孝廉對揚王庭每年逾衆 正光三年始置國子生三十六人

齊時師保疑丞皆賞勳皆國學博士徒有虛名唯國子一學生徒數十人耳胄子以通經進仕者唯博陵崔子發廣平宋游卿而已

周武帝保定三年幸太學以次傳燕公于謹為三老而乞言焉天和元年詔諸胄子入學但束脩於師不勞糈與釋奠者學成之祭自今末以為式

隋文帝開皇中令國子寺不兼太常曰前代皆屬太常也

仁壽元年詔以天下學校生徒多而不精唯簡置國子學生七十人太學四門及州縣學並廢前殿內將軍河間劉炫上表切諫不聽又改國子為太學

水心葉氏曰仁壽元年減國子學生止留七十八太學四門州縣學並廢當時國子千數則所散遣者數千萬矣豈不駭動雖有諫者皆不聽史臣以為其暮年精華稍竭致然時方遣十六使巡省風俗而詔以為徒有名錄空度歲時未有德為代範才任國用良由設學之理多而未精至三年七月下詔令州縣搜揚賢哲則云雖求傳巖莫見幽人徒想崆峒未聞至道惟恐商歌於長夜抱關於夷門旨意懇切且限以三旬咸令進路徵召將送必須以禮則所謂精華將竭有所厭怠者亦未必然蓋其心實謂空設學校未足以得人耳古之為教使材者必由學辨周公之論

是也漢以後傳經師章句而已材者由於學則枉以壞不材者由於學則擢以成教之無本而不行取之雖驟而不獲則學之盛衰興廢蓋未易言也

先公曰劉炫上表言學校不宜廢而帝不納由其不學故也牛奇章不可辭其責矣其後盜賊群起經籍道息而炫亦以饑死哀哉而水心乃以為帝心實謂空設學校未足以得人材然則廢之誠是歟

煬帝即位後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於開皇之初徵辟儒生遠近畢至使相與講論得失於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以奏聞于時舊儒多已凋亡惟信都劉士元河間劉光伯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及古今後生鑽仰諸經議疏措紳咸宗師之既而外事四夷戎馬不息師徒怠散盜賊群起方領矩步之徒亦轉死溝壑經籍湮沒於煨燼矣

終通一年之業口問十義大條通八爲上六爲中五爲下併三
下與在學九歲律生六歲不堪貢者罷歸諸學生通二經俊士
通三經已及第而願留者四門學生補太學太學生補國子學
每歲五月有田假九月有授衣假二百里外給程其不帥教及
歲中違程滿三十日事故百日緣親病二百日皆罷歸既罷
條其狀下之屬所五品以上子孫送兵部准蔭配色每歲仲冬
州縣館監舉其成者送之尚書省

高祖武德元年詔皇族子孫及功臣子弟於秘書外省別立小
學

太宗貞觀五年以後數幸國學於門下別置弘文館於東宮置
崇文館遂增創學舍一千二百間國學太學四門亦增生員其
書筭各置博士凡二千三百六十員其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以
經業無何高麗百濟新羅高句麗吐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

國學於是國學之內八千餘人國學之盛近古未有

高宗龍朔二年東都置國子監明年以書學隸蘭臺等學隸秘
閣律學隸詳刑

上元二年加試貢士老子策明經二條進士三條國子監置大
成二十人取已及第而聰明者爲之試書日誦千言并日試策
所業十通七然後補其俸祿同直官通四經業成上於尚書吏
部試之登第加一階放選其不第卽習業如初三歲而又試三
試而不中第從常調

武后聖帝二年鳳閣舍人韋嗣立上言國家自永淳以來二十
餘載國學廢散胄子衰缺時輕儒學之官莫存章句之選又垂
拱已後文明在辰盛典鴻休日書月至因藉際會入仕尤多陛
下誠能下明制發德音廣開庠序大敦學校三館生徒卽令追
集王公已下子弟不容別求仕進皆入國學服膺訓典崇飾館

廟尊尚儒師則四海之內靡然向風矣

中宗神龍二年勅學士在學各以長幼爲序初入學皆行束修之禮禮於師國子太學各絹三疋四門學絹二疋俊士及律書算學州縣各絹一疋皆有酒脯其束修三分入博士二分助教又每言國子監所管學生國子監試州縣學生當州試並選藝業優長者爲試官監試

洪氏容齋隨筆曰唐六典國子生初入置束帛一篚酒一壺修一案爲束修之禮太學四門律學書學算學皆如國子之法其習經有暇者命習隸書并國語說文字林三蒼爾雅每旬前一日則試其所習業乃知唐世士人多工書蓋在六館時以爲常習其說文字林蒼雅諸書亦欲責以結字合於古義不特於選之時方取楷書道美者也束修之禮乃於此見之

一壺二帛脩一案三疋皇太子服學生之服至學門外陳三物於西南少進曰某方受業於先生敢請見執篋者以篋授皇太子皇太子跪奠篋再拜博士荅再拜皇太子還避遂進跪求篋博士受敕皇太子拜訖乃出其儀如此州縣學生亦然

昭宗止三等以下五等以上未出身願宿衛及任國子生聽之其學聽成而堪貴者宗正寺試送監舉如常法三衛番下日願入學者聽附國子學大學及律館習業蕃王及可汗子孫願入學者附國子學讀書

玄宗開元五年始令鄉貢明經進士見訖國子監謁先師學官講問義有司爲設食清酒五品以上官及朝集使皆往閱禮

七年又令弘文崇文國子生季一朝參又敕州縣學生年二十五以下八品子若庶人以二十一以下通一經及未通經而聰

惟有人詞史學者八四門學為俊士即諸州貢舉省試不第願入學者聽

開元十一年上置麗正書院聚文碑之士秘書監徐堅太常博士會稽賀知章等或修書或侍講以張說為修書使以總之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陸堅以為此屬無益於國徒為靡費欲奏去罷之張說曰自古帝王於國家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學宮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河不達也上聞之重說而薄堅

帝愛鄭虔之材欲置左右以其不事事更為置廣文館以虔為博士虔聞命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詔宰相宰相曰上增國學置廣文館以居賢者今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虔乃就職久之兩壞廡舍有司不復修完寓治國子館自是遂廢

天寶十一載勅天下罷鄉貢舉人不由國子及郡縣學者勿舉

十四年復鄉貢

代宗廣德二年詔曰古者設太學教胄子雖年穀不登兵革或動而俎豆之事不廢頃年戎馬屢駕諸生輟講宜追學生在館習業度支給厨米

蕭昕時為國子祭酒建崇太學以樹教本帝悟其言詔羣臣有籍于朝及神策六軍子弟肄業者聽補生員

二月釋奠于國子監命宰相帥常參官魚朝恩率六軍諸將往聽講子弟皆服朱紫為諸生朝恩既貴顯乃學講經為文僅能執筆辨章句遽自謂才兼文武人莫敢與之抗

國子監成以魚朝恩行內侍監判國子監事中書舍人常袞言成均之任當用名儒不宜以宦者領之不聽命宰相以下送朝

恩上

先公曰先王之禮受成獻馘于學漢期門羽林之士悉通一經然則釋奠講經宰相帥常參官武臣率六軍諸將往聽未為失也而魚朝恩判監事則非也以薰腐之餘而列之能罷之士不二心之臣之上豈惟章甫逢掖羞之介冑之夫亦以為辱矣

德宗貞元六年時弘文崇文生未補者務取闕員以補速於登第而用蔭垂實至有假市門資變易昭穆及假人試藝者乃詔宜據式考試假代者論如法

歸崇敬為國子司業皇太子欲臨國學行齒胄禮崇敬以學與官名皆不正乃建議古天子學曰辟雍以制言之壅水環繚如璧然以誼言之以禮樂明和天下云爾在禮為澤宮故前世或曰璧池或曰璧沼亦言學省漢光武立明堂辟雍靈

臺號三雍宮晉武帝臨辟雍行鄉飲酒禮別立國子學以殊士庶末嘉南遷惟有國子學隋大業中更名國子監今聲名之盛辟雍獨闕請以國子監為辟雍省祭酒司業之名非學官所宜業者拘篋大板今學不教樂於義無當請以祭酒為太師氏位三品司業為左師右師位四品近世明經不課其義先取帖經顛門廢業傳授義絕請以禮記左氏春秋為大經周官儀禮毛詩為中經尚書周易為小經各置博士一員公羊穀梁春秋共在一中經通置博士一員博士兼通孝經論語儀章疏講解德行淳潔文詞雅正形容莊重可為師表者委四品以上各舉所知在外給傳七十者安車蒲輪敦遣國子太學四門三館各立五經博士品秩生徒有差舊博士助教直講經直律館算館助教請皆罷教授法學士謂師贊用暇脩一束酒一壺衫布一裁色如師所服師出中門廷入

與坐割爵斟酒三爵止乃發註經摠衣前請師爲說經大略然後就室朝脯請益師二時堂上訓授道義示以文行心信孝悌睦友旬省月試時考歲貢生徒及第多少爲博士考課上下有不率教者擯楚之國子移禮部爲太學生太學又不變徙之四門四門不變徙本州之學復不變繇役如初終身不齒雖率教九年學不成者亦歸之本州禮部考試法請罷帖經於所習經問大義二十而得十八論語孝經十得八爲通策三道以本經對通二爲及第其孝行聞鄉里者舉解具言試日義關一二許兼收焉天下鄉貢如之習業考試並以明經爲名得第授官與進士同有詔尚書省集百官議皆以習俗久制度難分明省禁非外司所宜名周官世職者稱氏國學非世宜官不得名辟應省太師氏大抵憚改作故無施行者

元祐二年置東都監生一百員自大寶後學校益廢生徒流散末秦中雖置西監生而館無定員於是始定生員西京國子館生八十人太學七十人四門三百人廣文六十一人律館二十人書算館各十人東都國子館十人太學十五人四門五十人廣文十人律館十人書算館三人等館二人

韓愈請復國子監生徒疏曰國家興崇重庠序近日趨競未復本原至使公卿子弟耻游太學士商凡冗或取上庠今聖道大明儒風復振恐洎革正以贊鴻猷今請國子館並依六典其太學館量許取無資蔭有才業人充如有資蔭不補學生應舉者請禮部不在收試限請廉送法司科罪緣今年舉期已近伏請去上都五百里內特賜非時收補其五百里外且任鄉貢至來年春一時收補其厨糧度支先給二百七十四人今請准新補人數量加支給又論新注學官牒准今

年赦文委國子祭酒選擇有經藝堪訓導生徒者以充學官
近年吏部所注多循資叙不考藝能至令生徒不自勸勵伏
請非專通經傳博涉墳史及進士五經諸色登科人不以此
擬其新授官上日必加研試然後放上以副聖朝崇儒尚學
之意

文宗大和七年赦節文應公卿士族子弟取來年正月已後不
先入國學習業者不在應明經進士之限

武帝會昌五年制公卿百官子弟及京畿四士人寄客修明經
進士業者並隸名太學外州寄土人並隸名所在官學

咸通中劉允章為禮部侍郎請諸生及進士第並謁先師衣
青衿介憤以還古制又建言群臣輸九學錢治庠序宰相五
萬節度使四萬刺史萬詔可

梁開平三年國子監奏修建文宣王廟請率在朝及天下見任

官俸錢每貫耗留一十五文

後唐天成三年正月月中書門下奏伏以祭酒之資歷朝所貴爰
從近代不重此官况屬聖朝方勤庶政須弘雅道以振時風望
令宰臣一官兼判國子祭酒勅宜令宰臣崔協兼判其年八月
十一日宰臣兼判國子祭酒崔協奏請國子監每年祇置監生
二百員候解送至十月三十日滿數為定又請頒下諸道州府
各置州學如有鄉黨備諸文行可舉者錄其事實申監司方與
解送但一身就業不得影庇門戶兼太學書生亦依此例不得
因此便取公牒免本戶差役又每年於二百人數內不繫時
節有投名者先令學官考試校其學業深淺方議收補姓名勿
宜依

五年正月五日國子監奏當監舊例初補監生有束脩錢二千
文第後光學錢一千竊緣當監諸色舉人及第後多不於監司

出給光學文抄及不納光學錢秘守選限年滿便赴南曹參選
南曹近年磨勘選人並不收監司光學文抄為憑請自今後
欲准往例應色舉人及第後並先於監司出給光學文抄并納
光學錢等各有所業等第以備當監逐年公使奉勅宜准往例
自今後凡補監生須令情願於監中修學則得給牒收補仍據
所業次第逐季考試申奏如收補年深未聞業虛沾補牒不
赴試期亦委監司具姓名申奏

按五代弊法凡官府公使錢多令居官者自出其費宰
相則有光省錢御史則有光臺錢至於監生亦令其出
光學錢則貧士何所從此既徵其錢復不蠲其役待士
之意亦太薄矣然史所言多有曾受業輒取解送者往
往亂離之際其居學者亦得荷賤冒濫之士耳

文獻通考卷之四十一

獻通考卷之四十一

宋鄱陽 馬 端臨 貴興 著

明蘄陽 馮 天馭 應房 校刊

學校考 太學

宋初增修國子監學舍周顯德二年以天福修飾先聖十哲像

畫七十二賢及先儒二十一人像于東西廊之板壁

太祖皇帝開寶八年國子監上言生徒舊數七十人先奉詔令
分習五經內有繫籍而不至者又有住京進士諸科常赴講席
緣監生元有定數欲以在監習業之人補充生徒詔令元繫籍
而聽習不闕得于秋賦繫籍而不至者聽於本貫請其未入於
籍而聽習者或有冠裳之族不居鄉里今補監生之闕

仁宗慶曆二年天章閣侍講王洙言國子監每科場詔下詐品
官子弟投保官家狀量試藝業給牒充廣文太學律學二館學

生多或致千餘人即隨秋試召保取解及科場罷日則生徒散歸考官倚席若此但為游士寄應之所殊無國子肄習之法居常講筵無一二十人聽講者欲望自今應國子監每遇科場勅下授納取解家狀日已前須實會附本監聽學滿五百日者許投狀令本授官取文簿勘會詣實依例召京朝官委保方得取應每下人之中與解二人其未係監生欲求試補者亦不限時月投狀試業取補每日講筵應係聽讀生徒並於本授業學官前親書到曆如遇私故出入或疾告歸寧並具狀給假若滿周年不來參假者除落名籍事下國子監本監請自今試補學生聽讀五百日方許取解已得國學文解省試下者止聽讀二百日許再請解又國子監除七品以上子孫許召保官試補外八品以下至庶人子弟例不收補以此每遇科場多有冒稱品官字珍難以詳別或興詞訴請做唐制立四門學以八品以下至庶人子孫補充學生自今每歲一補試差等官鎖宿封彌精加考校取文理稍通者具名聞奏給牒收補內不合格者且令理日依舊聽讀後次與試若三試不中不在試補之限從之 四年詔國子監太學天下州縣學生更不立聽讀日限以諫官余靖極言其非便故也

按古人所謂中年考校九年大成者進德修業之事也至漢人之補博士弟子員則只限以通一經而後授之官唐人之法尚彷彿如此至宋熙豐後立三舍之法則不過試之以浮靡之文而誘之以利祿之途然明經而必至於通一藝試文而必至於歷三舍皆非旦暮可就故國家雖未嘗嚴其法制稽其去留而為士者內耻於習業之未精外誘於榮途之可慕其坐學之日自不容不久今慶曆之法所謂習業者雖有講肄聽讀而未嘗

限以通經之歲月所謂榮途者止於拔解赴省而未嘗
別有優異之捷徑此所以科場罷日則生徒散歸講官
倚席雖限以聽學之歲月而不能強其久留反以淹滯
為困故不久而遂廢也

慶曆三年立四門學以士庶子弟為生員

四年判國子監王拱臣等言自善自京師漢太學二百四十房
千八百餘室生徒三萬人唐學舍亦千二百間今國子監才二
百楹不足以容學者請以錫慶院為太學從之明年三司言更
造錫慶院乏財費多而虜使錫宴之所不可闕乃復以太學為
錫慶院

皇祐末以胡瑗為國子監講書專管勾太學數年進天章閣侍
講猶兼學正其初人未甚信照乃使其徒之已仕者盛僑顧臨
輩分治其事又令孫覺說孟子中都士人稍稍從之一日升堂

起瑗不顧強力不倦以卒有立迨今三十餘年猶用其規模不
廢瑗在學時每公私試罷掌儀率諸生會于首善令雅樂歌詩
乙夜乃散諸齋亦自歌詩奏琴瑟之聲徹于外瑗在湖學教法
最備始建太學有司請下湖學取瑗之法以為太學法至今為
著令

神宗熙寧元年增太學生員慶曆中嘗置內舍生二百人至是
又增置一百尋詔以百人為額

四年侍御史鄧綰言國家治平百餘年雖有國子監僅容釋奠
齋庖而生員無所容至於太學未嘗營建止假錫慶院廊廡數
十間生員纔三百人請以錫慶院為太學仍修武成王廟為右
學上以擬三王四代膠庠序學東西左右之制下則無後於漢
唐生員學舍之盛乃詔盡以錫慶院及朝集院西廡建講書堂

四諸生齋舍官掌事者直廬略具而太學棟宇始僅足用者自
主判官外益至直講總而為十員率二員共講一經委中書選
差或主判官奏學生員釐為三等初入學為外舍外舍升內舍
內舍升上舍上舍員以百內舍二百外舍不限員各以其經從
所講官受學月考試舉業優等上中書其正錄學諭以上舍生
為之經各二員學行卓異者主判直講復保上中書審察奏除
官先有職掌者已受官仍與舊職俟直講教授有闕次第選用
議學校貢舉見舉

初蘇頌子嘉在太學頌復嘗策問王莽後周變法事嘉極論
為非在優等蘇液密寫以示曾布曰此輩唱和非毀時政布
大怒責張琥曰君為諫官判監豈容學官與生徒非毀時政
而不彈劾遂以告安石安石大怒遂逐諸學官以李定常秩
同判監選用學官非執政所喜者不與陸佃黎宗孟葉濤曾

肇沈季良與選季良安石妹婿濤其姪塔佃門人肇布弟也
佃等夜在安石齋授口羊我日至學講之無一語出已其設三
舍皆欲引用其黨耳

八年頒王安石詩書周禮義于學詳見
太學安惇等已升上舍兵特免解其自發解者即免禮部試
時三舍未有推恩定法故特降命也

仁宗時嘗置武學既而中輟至是復置尋詔生員以百人為額
又置律學置教授四員

公試習律令生員義三道習斷宋生員一道刑名五事至七事
秋試義二道案一道刑名五事至三事

元豐二年頒學令太學置八上齋齋各二十人外舍生二千人
內舍生三百人上舍生百人總一千四百月一私試歲一公試
補內舍生置歲一會試補上舍生并補膳錄如員舉法而上舍

試則學官不與考校公試外舍生八第一第二等參以所書行
藝與籍者并內舍內舍試八優平二等參以行藝并上舍上舍
分三等俱優為上一優一平為中俱平若一優一否為下上等
命以官中等免禮部試下等免解學正增為五人學錄增為十
人學錄參以學生為之

太學生虞蕃以學官并舍徧曲下御史臺核實何正臣請置
獄辭所及雖非蕃所嘗言者皆得究治於是追逮徧四方踰
年獄始成判監李季長坐受學生竹篋陶器削職停官判監
黃履失察陳襄受請皆降罰直講王沈之削籍太常丞余中
貶秩皆有疎也

又詔歲賜緡錢至二萬五千又益郡縣田租屋課息錢之類
以為學費

學制所言國子監以國子名而實未嘗教養國子乃詔許清要

官親戚入監為國子生聽讀額二百人仍盡以開封府解額

諸太學其國子生解額以太學分數取之毋過四十人

七年用司業朱服言四方來試禮部者雖不籍于太學或有顯
過若造飛語謗朝政許監官以聞用學規殿罰

按子產不以鄭人議執政之然否而毀鄉校蓋以學校
所以來公論也今熙寧之建太學蘇嘉言變法事忤介
甫則學官并坐其罪而改用李定常秩之徒試文則宗
新經策特務則誇新法今又立飛語謗朝政者以學規
殿罰之條則太學之設乃箝制羅織之具耳以是為一
道德可乎

哲宗元祐六年岑象求等言國學設師生而禁其謁見無從叩
問禮部詳度許從長貳請益仍立講訓考課之式私試既不鎖
宿則是日講說亦不廢

七年置廣文館解額先是開封解額稍優四方士子多冒畿縣戶以試又有隸太學不及一年不該解試者亦往往冒戶禮部案舊制凡試國子監者先補中廣文館生乃得以牒求試遂依倣其法立廣文館生二千四百員除開封府元解百人則許自試其嘗撥取諸科二百國子額四十通二百四十人者今皆取者開封府以爲本館解額遇科場年試補館生中者執牒詣國子監驗試凡試者十人取一開封考取亦如其數試者不及千人即以率減取仍嚴禁重試禮部言國子生應解已有定額在法試者滿百人即如額取二十人若不滿百即與國學混試通取以元祐五年計之凡五人有奇而解一人詔自今太學及國子生發解並以是年分數准取

帝既親政羣臣多言元祐所更學校科舉制度非是帝念宣仁保佑功久不許改至是議者益多監察御史郭知章言先帝立三舍法以歲月稽其行實故入上舍而中上等者得不經禮部試特命以官責備而持久故其得也難自元豐以來應格特命官者林日一人而已誘進激勸莫善於此元祐新令遂罷推恩之制宜復元豐法以廣樂育之德知章又請三學補外舍生依元豐令一歲四試皆從之罷五路經律通禮科太學生中上舍者悉用元豐制推恩上等即該注官者歲毋過二人免禮部試者每舉五人而止免解試者二十人而止仍計數對除省試發解額其元祐法勿用諸三舍升補等法悉推行舊制苟合增損即條具以聞

紹聖元年國子監奏罷廣文館發解其額本取之開封府諸科及國子悉復還之凡學生自外路參假及新補中未該撥填入學者權附國子監別號試取一次

詔五路禮部奏名額以十分之三與府監諸路進士通取二分

合五路通取餘五分監自取 罷春秋科

元符元年語以命官人許爲國子生母過四十人凡試優取二禮兩經許占全額之半而以其半及他經復置春秋博士崇寧間復罷之

徽宗崇寧元年命將作少監李誠卽城南門外相地營建外學是爲辟廱蔡京又奏古者國內外皆有學周成均蓋在邦中而黨序遂序則在國外臣親承聖詔天下皆興學貢士卽國南建外學以受之俟其行藝中然後升諸太學凡此聖意悉與古合今上其所當行者太學專處上舍內舍而外學則處外舍生太學上舍本額一百人內舍二百人外貢士盛集欲增上舍至二百人內舍六百人外舍三千人外學爲四講堂百齋齋立五楹一齋可容三十人上初貢至皆入外學經試補入上內舍始得進處太學太學外舍亦令出居外學俟學成奏行之其勅令

格式悉用太學見制國子祭酒總治學事外學官屬司業丞各一人稍減太學博士正錄貢歸外學仍增博士爲十貢正錄爲五貢學士充學諭者十人直學二人俟貢士至爲之置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立考選法

詔取士皆從學校三舍廢科舉法

見與上門

內侍劉公度鄭謀肄業國庠文粗可采特減磨勘以旌之

今學生實非資問輒見師長因而干請用學規極等罰之凡奉祠及仕而解官或待次悉許入內外學任子不繫州上隨所寓入學仍別齋居處別號試考會升補三舍生徒後獻助得官其入學視任子法

大觀三年提舉滄東常平徐畝言陰補入官人須隸學及一年不犯上三等罰方許就銓試嘗再入等卽免銓試公私試嘗爲第一人比銓試推恩從之

七年臣僚言進士之中銓格者每二百人而得占注優恩不過五七人去年中上二等皆闕不取今取隸學國子試格用之銓法五年而得上二等優恩者二百四十人免試者尚在其外是蔭補隸學者優於累試得第之人詔在學嘗魁一試者許如舊恩餘止令免試注官

欽宗靖康元年右諫議大夫楊時言王安石著為邪說以塗學者耳目使蔡京之徒得以輕費妄用極侈靡以奉上幾危宗社乞追奪安石王爵毀去配饗之像使邪說淫亂不能為學者惑詔王安石從祀孔子廟廷禮部其改位宜在鄭康成以下

御史中丞陳過庭言五經義微諸家因而異見所不能免也以所是者為正所否者為邪此乃一偏之失也頃者指蘇軾為邪學而加禁切已施其禁許采其長而用之實為通論祭酒湯時矯枉太過復詆王氏以為邪說此又非也諸生習

用王學率眾見時而詆詈之時引避不出乃得散退齋生自互黨王蘇至相追擊附從者紛紛凡為此者足以明時之不能服眾也詔時罷兼祭酒

正言崔鷗言近詔諫臣直論得失以求實是陛下求治切矣然數千年來王公卿相及居要路者皆自蔡京出則安有實是聞于陛下乎且舉馮漸所上之言曰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此姦言也昔王安石除異已名臣如韓琦司馬光輩既以異論逐而其所著三經士子宗之者得官不用者黜落則天下靡然無一人敢可否矣陵夷以至大亂則無異論之禍也尚敢為此熒惑也乎其言曰崇寧以來博士各徇其黨而言皆偏異附王學則詆元祐之文附元祐則誦王氏之說此猶欺罔也此時士夫豈有敢學元祐而詆王氏者乎自京賊用事借學法以鉗士人如用軍法以脇卒伍大小相制內外

相轄一有異論則學官亦皆黜廢矣此非徒劫持學校也疑
 有異論則已過且暴聞焉爾而何博士先生稍敢誚詆王氏
 乎前日博士講解具在取而覆視則解之誕信見矣至如蘇
 軾黃庭堅之文集范鎮沈括之雜說或記祖宗典故或載名
 臣談論慮其鑑照已罪一切禁錮嚴刑重賞使不敢藏則其
 禁異亦已極矣而元祐能與王氏兩立乎其欺罔亦已甚矣
 律學 熙寧六年置教授四員凡命官學人皆得自占入學舉
 人須命官二員任其平素先入學聽讀而後試補習斷案人試
 案一道習律令人試大義五道月一公試三私試
 需用古今刑書許於所屬索取凡朝廷新頒條令刑部晝日關
 送

算學 崇寧二年立其業以九章周髀及假設疑數為算問仍
 兼海島孫子五曹張丘建夏侯算法并曆算三式天文書為本

科本科外人占一小經願占大經有聽公私試三書法答如太
 學上舍二等推恩以通仕登仕將仕郎為次

容齋洪氏隨筆曰大觀中置弄學如庠序之制三年三月
 詔以文宣王為先師充鄒荆三國公配饗于哲從祀而列
 自昔著名算數之人繪像於兩廊加賜五等之爵於是中
 書舍人張邦昌定其名風后大撓隸首容成箕子商高常
 僕鬼臯區巫咸九人封公中蘇卜徒父卜偃梓貞卜楚丘
 史趙史墨禪竈榮方甘德石申鮮于妄人耿壽昌夏侯勝
 京房翼奉李尋張衡周興卑颺樊英郭璞何承天宋景業
 蕭吉臨孝恭張恭張曾元王朴二十八人封伯鄧平劉洪
 管輅趙達祖冲之殷紹信都芳許遵耿詢劉焯劉炫傅仁
 均王孝通瞿曇羅李淳風王希明李鼎祚邊罔郎顛襄楷
 二十人司馬季圭洛下閻嚴君平劉徽姜夔張立建夏侯

陽甄鸞盧天翼九人封男考其所條其固有於傳記無聞者而高下等差殊為乖謬如司馬季圭嚴君平止於男爵鮮于安人洛下園同定笑太初曆而安人封伯下園封男尤可笑也十一月又改以黃帝為先師云

書學 篆隸草三體字說六字說爾雅博雅方音五書仍兼通論語孟羊義願百大經者聽三舍試補并降畧同算學法雅恩差降二等

書學 曰佛道人物山水鳥獸花竹屋木以說文爾雅方音釋名教授說文則令篆字篆書訓餘書皆設答以辨解義觀其能通書意與否仍分主流雜流別其齊以居之主流兼習一大經一小經雜流則誦小經賦讀律考書文等以不儆前人而物之情態形色俱若自然筆韻簡簡為王三舍試補并降以及推恩畧同書學惟雜流授官止自三班借職以下三等

醫學 初隸太常寺神宗時置提舉判局始不隸太常亦置一員翰林醫官以下與上等學生及在外良醫為之學生常以春試取三百人為額三學生願預者聽做三學之制立三舍法為三科以教諸生有方脉科鍼科瘍科方脉以素問難經脉經為大經病源千金翼方為小經考察升補等略如諸學之法其選用最高者為尚藥醫師以次醫職餘各以等補官為本學博士正錄及外州醫學教授云

小學 見童科門 高宗建炎初詔即駐蹕所置國子監立博士二員以隨駕之士三十六人為監生

國子監生員皆胄子也舊制行在職事官同姓總麻親蔭務官大功親聽補試入學每二年科場舉三人取一若未補中則七人取一然太學生皆得以公私試精校定分數升舍惟

國子生以父兄嫌但寄理而已須父兄外補乃移入太學而得陞

紹興八年葉林上書言西漢奪於大盜天下非漢有矣光武起於河朔五年而建太學西晉滅於任胡天下非晉有矣元帝興於江左一年而建太學光武時十分天下有其四元帝時十分天下有其二然二君急於教養未嘗以恢復為辭饋餉為解我宋以儒立國垂二百年懿範闕規非漢晉比也今中興聖祚駐蹕東南百司庶府經營略備若起太學計官吏生徒姑養五百人不過費陛下一觀察使之月俸願謀之大臣谷之宿學亟復盛典以昌文治而廷臣皆曰若做元豐則軍食未暇而削弱非禮也請徐議之

十三年始建太學置祭酒司業各一員博士三員正錄各一員養士七百人上舍生三十員內舍生百員外舍生五百七十員

凡諸道住本貫學滿一年三試中選不犯第三等已上罰或雖不住學而曾兩預釋奠及齒于鄉飲酒者聽取應克弟子員是歲秋季始開補就試者五千人自後春秋兩補三舍舊法凡四百十條紹興重修視元豐尤密諸齋長諭月書學生行藝于籍行謂帥教不戾規矩藝謂治經程文每季終論可選者考于學諭十月後入學十月後入學日考于學錄二十日考于學正三十日考于博士四十日考于長貳歲終校定三經季選者在此校定至陞補日於一季外舍百人內舍三十人注於籍如逐舍與校定生不內舍仍分優平二等於次年六月以前聞奏諸補內舍附公試以外舍上二等同考選簿參定若簿內所選者據闕陞補闕多就試人少者以就試人所為率不得未成其合理陞補年月聽以試中日為始即試雖入上二等而考選不預者候補一歲私試三入等及不犯三等已上罰或預選而試不入上二等者候諸補上舍以間歲九月五日鎖院再試入三等已上聽補年候試畢別考校合格分優平二等奏號長貳同拆號官入院為一甲附試

以所奏行藝參定俱優為上一優一平為中俱平或一優一否

為下否謂已經三季已上選揀校考不預闈奏而注籍訖具名

聞奏上等命以官中等免省下等免解中下等補及一年並申

尚書禮部若下等自該免解及已經免解而再該免者即

太學養士之費

王喚知臨安府括民間冒占白地錢歲入十二萬緡有畸為

十八年詔太學在籍外舍生若入學已及五年不預校定及不

曾請到國學解或不曾公試入等自紹興十九年為始歲終檢

依此檢校

校除籍免請本州公據止召本學生二員委保再補以後歲終

權禮部侍郎陳誠之言國庠立額不為不廣然有待闕之士

者臣嘗得其說矣京師視四方為甚遠非身隸業上庠者不

能取應其請假歸省即就鄉舉故額常有餘今首善之地

人便於往來一補中外舍即無假滿不參之人故未

有闕後來之士將何以待之國子監勘會昨京師上庠外舍

生以二千人為額自來未嘗滿額蓋緣四方士人請假歸鄉

道途既遠往往止就鄉舉又舊法或三經試而不與升補或

兩經試而曾犯規罰自有除籍之法所以闕額週流源源不

塞今來上庠見以一千人為額江浙士人往還既無告假逾

限除籍之慮得以故作規避占據學籍使有司補試不行有

妨後進故有是命

按自崇觀以來三舍之法大備議者病其立捷徑之塗

長奔競之風然觀此疏則知當時尚有參假而歸復取

鄉舉者如後來之法以資望言則舍選尊而鄉舉卑以

名額言則舍選優而鄉舉窄蓋未嘗有以太學生退就

鄉舉者非惟國家無此法而士亦決不辭尊而居卑

舍優而就窄矣

二十七年詔自今以春季放補省試年即以孟夏立為定制
孝宗隆興元年始三歲一補

太學遇覃恩舊無免解法帝始創行之自是為例省額增數
十人

乾道二年詔下省併曾請舉赴補人以太學過省闕額收補額
外勿增在朝清要官替親許牒子弟作衙補國子別號考校如
太學生遇有期親任清要官更有國子生不預校定外補及差
職事惟得赴公試私試科舉則混試焉 舊公私試皆學官主
之自淳熙後公試仍鎖院降勅差官學官不預

太學補弟子負故例每三歲科舉後朝廷差官鎖院凡四方
舉人皆得就試取合格者補入之謂之混補淳熙後朝議以
就試者多欲為之限制乃立待補之法諸路漕司及州

以解試終場人數為准每百人而取六人許赴補試率以開
院後十日揭榜然遠方士人多不就試則為他人取其公據
代之冒濫滋甚慶元中遂罷之嘉泰二年復行混補就試者
至三萬七千餘人分六場十八日引試云

三年黃倫以兩優釋褐自紹興建學至是始有兩優用崇寧恩
例授承務郎國子錄

朝野雜記舊制太學上舍生積校已優而舍試又入優等者
就北原堂釋褐號釋褐狀凡例補承事郎太學正錄淳熙初
鄭鑑自明由此選不四年而為著作郎補部自明數言事上
甚喜久而稍厭之六年劉純叟棄去復以解褐除國子正時
王仲行為兵部尚書奏言今兩優釋褐初授京秩即授學官
視狀元制科恩數過之專理不當乞先與外任時知涂州張
商卿亦言今中上舍為學官不數年便可作監司郡守欲訟

財賦非所素習豈能保其不謬乞先注職官上然之十月南
申詔與殿試第二人恩例

光宗紹熙三年禮部侍郎倪思請混補以徠多士詔兩省亭諫
可否於是吏部尚書趙汝愚等合奏曰伏奉詔書講論混補之
法蓋有根本之論稍師古始而言我國家恢儒右文列聖一揆
內自京師外至郡縣皆有學慶曆以後文物彬彬幾與三代同
風迨至崇寧創行舍法誠得黨序遂序之遺意故一時學者粗
知防檢非冠帶不敢行於路而鄉曲之長及學校之職則歛
容而避之習俗誠美矣而其失也在此專習經義崇尚老莊廢
黜春秋絕滅史學又罷去科舉遂使寒酸之士進取無他塗事
理俱違旋行廢革炎祚中興始建太學下行郡行貢舉于諸郡
然奔競之風勝忠信之俗微之雅榮辱升沉皆不出乎學校至
於德行道藝惟取決於糊名其為雕篆之文無復進修之志視

庠序如傳舍自師儒如路人季考月書彙成文具臣請遠稽古
制近酌時宜不煩朝廷建官不勞有司增費惟重教官之選仍
假守貳之權做舍法以育才因大比而取士考終場之數定所
貢之貢期以次年試于太學庶幾士皆修實行不事虛文漸復淳
風仰禪大化有三舍之利而無三舍之害其諸州教養課試陞
貢之法下有司條上思議遂寤時朱熹門人或問三舍法如何
曰去去根頭理會若太學無非望之恩又於鄉舉額窄處增
之則人自安鄉里矣

朱子學校貢舉私議曰學校必選實有道德之人使為學
官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
途蓋古之太學主於教人而因以取士故士之來者為義
而不為利且以本朝之事言之如李廌所記元祐侍講呂
希哲之言曰仁宗之時太學之法實簡國子先生必秉天

下賢士真可爲人師者就其中又擇其尤賢者如胡翼之
之徒使專教導規矩之事故當是時天下之士不遠萬里
來就師之其游太學者端爲道藝稱弟子者中心悅而誠
服之蓋猶有古法之遺意也熙寧以來此法浸壞所謂太
學者但爲聲利之場而掌其教事者不過取其善爲科舉
之文而嘗得雋於場屋者耳士之有志於義理者既無求
於學其奔趨輻湊而來者不過爲解額之濫舍選之私而
已師生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間相與言亦未嘗問之以
德行道藝之實而月言季考者又祇以促其嗜利苟得冒
昧無耻之心矣非國家之所以立學教人之本意也欲革
其弊莫若一遵仁皇之制擇士之有道德可爲人師者以
爲學官而又其任使之講明道藝以教訓其學者而又痛
減解額之濫以還諸州罷去舍選之法而使爲之師者考

察諸州所解德行之士與諸生之賢者而特命以官則大
學之教不爲虛設而彼懷利干進之流自無所爲而至矣
如此則待補之法固可罷去而混補者又必使與諸州科
舉同日引試則彼有鄉舉之可望者自不復來而不患其
紛冗矣至於取人之數則又嚴爲之額而許其補中之人
從上幾分特赴省試則其舍鄉舉而來赴補者亦不爲甚
失職矣其計會監試漕試附試之類亦當痛減分數嚴立
告賞以絕其冒濫其諸州教官亦以德行人克而責以教
導之實則州縣之學亦稍知義理之教而不但爲科舉之
學矣

寧宗慶元二年以國子生貧多僞濫制自今職事官期親簽務
官子孫乃得試補凡監學生皆給綾牒若告謁在外過科舉則
試于漕司

嘉定七年祭酒請以外舍分數及五分或六分最優者一人與
次年升內舍後二年家橫始以外優升歲爲定例

宗學 紹興十四年建于臨安學生以百員爲額太學生五十
人小學生四十人職事各五人置諸王宮大小學教授一員在
學者皆南宮北宅子孫若親賢宅近屬則別選館職以教授焉
寧宗嘉定九年詔諸王宮學改作宗學參之國朝典故仍隸宗
正寺以宮教授改爲博士宗諭

葉適論學校曰何謂京師之學有考察之法而以利誘天下
三代漢儒其言學法盛矣皆人耳目之熟知不復論若東漢
太學則誠善矣唐初猶得爲美觀本朝其始議建學久而不
克就至王安石乃卒就之然未幾而大獄起矣崇觀間以俊
秀聞於學者旋爲大官宣和靖康所用誤朝之臣大抵學校
之名士也及諸生伏闕捶鼓以請起李綱天下或以爲有忠

義之氣而朝廷以爲倡亂動衆者毋如太學之士及秦檜爲
相務使諸生爲無廉耻以媚已而以小利啗之陰以拒塞言
者士人靡然成風獻頌拜表希望恩澤一有不及謗議喧然
故至於今日太學尤弊遂爲姑息之地夫秉誼明道以此律
已以此化人宜莫如天子之學而今也何使之至此蓋其本
爲之法使月書季考校定分數之毫釐以爲終身之利害而
其外又以勢利招來之是宜其至此而無怪也何謂州縣之
學無考察之法則聚食而已往者崇觀政和間蓋嘗考察州
縣之學如天子之學使士之進皆由此而罷科舉此其法度
未必不善然所以行是法者皆天下之小人也故不久而遂
廢今州縣有學宮室廩餼無所不備置官立師其過於漢唐
甚遠惟其無所考察而徒以聚食而士之俊秀者不願於學
矣州縣有學先王之餘意幸而復見將以造士使之俊秀而

其後秀者乃反不願於學豈非法度之有所偏而講之不至乎今宜稍重太學變其故習無以利誘擇當世之大儒久於其職而相與爲師友講習之道使源流有所自出其卓然成德者朝廷宜使考察上於監司聞於禮部達於天子其卓然成德者或進於太學或遂官之人知由學而科舉之陋稍可洗去學有本統而古人文憲庶不墜失若此類者更法定制皆於朝廷非有所難顧自以爲不可爲耳雖然治道不明其紀綱度數不一揭而正則宜有不可爲者陛下下一揭而正之如此類者雖欲不爲亦不可得也

東萊呂氏曰先王之制度雖自秦漢以來皆弛壞廢絕然其他如禮樂法度尚可因影見形因枝葉可以尋本根惟是學校幾乎與先王全然背馳不可復考且如禮後世所

傳固非先王之舊如射饗宗廟明堂雖是展轉參雜而有識之者猶自可見且樂如韶樂文始五行之舞全然非舊然知鍾律者尚自可以推尋復先王六律五音之舊且如官名後世至體統斷絕然而自上臨下以大統小左右相司彼此相參推此尚可以及先王之舊惟是學校一制與古大不同前此數者猶是流傳差誤然學校不特流傳差誤乃與先王之學全然背馳且如唐虞三代設教與後世學校大段不同只舉學官一事可見在舜時命夔典樂教胥子在周時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何故皆是掌樂之官掌教蓋其優游涵養鼓舞動蕩有以深入人心處却不是設一箇官司自秦漢以後錯把作官司看了故與唐虞三代題目自別雖足以善人之形而不足以善人之心雖是法度具舉然亦不過以

法制相臨都無深入人心道理大抵教與政自是兩事後
世錯認便把教做政看若後世學校全不可法大率因枝
葉可以見本根今則但當看三代所以設教命官教養之
意且如周禮一書設官設教所以便民若師氏保氏大司
樂大胥小胥之類所教者不過是國子然當時所謂鄉遂
所以興賢能在周三百六十之官並不見有設教之官雖
是州序黨遂畧見於周禮然而未嘗見其州序是何人掌
之其法又如何只看此亦是學者所當深思且如周公設
官下至於射大鳥至微至纖之事尚皆且載豈於興賢能
國之大教不見其明文其他大綱小紀表裏如此備具學
者須要識先王之意只緣不是官司凡領於六官者皆是
法之所寓惟是學校之官不領於六官非簿書期會之事
其上者三公論道不載於書其下者學官設教不領於六

官蓋此二者皆是事大體重非官司所領惟是國子是世
祿之官鮮克由禮以蕩凌德實悖天道不可不設官以教
養之然而所以教養之意上與三公其事大體重均非有
司簿書期會之可領要當識先王之意雖非六官之所掌
而所以設教未嘗有理無事有體無用本末亦自備見但
不在官職官屬之中舜之時自國子之外略不見其掌教
之官然庶頑諉說若不在時候以明之捷以記之書用識
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如此之備在周人學官
雖不領於一屬然而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
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
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立而不反謂之大成終始備
具至於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這又見體用本末
無窮大抵學校大意唐虞三代以前不做官司看秦漢以

學林 大學 卷之四十二
後却做官司看了，所以後世之學不可推尋求之。唐虞三代足矣。秦漢之事，當東之不觀。今所詳編者，要當推此意。大抵看後世秦漢一段，錯認教為政，全然背馳。自秦至五代，好文之君，時復能舉如武帝、表章六經、興太學，不足論。如光武為諸生投戈講義，初建三廡，亦不足論。如後魏孝文遷都洛陽，欲改戎狄之俗，亦不足論。如唐太宗貞觀之初，功成治定，將欲文飾治具，廣學舍千二百區，游學者至八千餘人，亦不足道。這箇都是要得鋪張顯設，以為美觀。惟是擾攘之國，僻陋之邦，剛明之君，其視學校若弊屣，斷梗然而有不能已者，見得理義之在人心，不可已。處今時學者，多是去看武帝、光武、魏孝文、唐太宗，做是不知道這箇用心。內外不同，止是文飾治具。其去唐虞三代學校，却遠却是擾攘之時，剛武之君，偏迫之國，本不理會。如南北朝，雖是草創，若不足觀，却不是文飾自有一箇不能已。處其去唐虞三代學校，却遠，惜乎無鴻儒碩師發明之。這般處，學者須深考其他制度，一一能考，亦自可見學校之所以得失。三代以上，所以設教命官，至理精義，要當深考。

日本書紀
卷之五

日本書紀卷之五

五

寬政戊午

初功成

入

惟是操權

於大

